

弄 墨 丛 书

臨潼石榴
大又甜
占先
且



半路出家

鲁 光 著



子心



呻吟圖

夜吟曉不

休苦吟神

處吟

兩司之得

石實淚流

食性最飽永激機巧

生平商榮兒曾苦學於神同作吟自初不



湖北美术出版社

弄墨丛书

丛书主编 周翼南

半路出家

鲁光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路出家/鲁光著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4

ISBN 7-5394-1089-2

(弄墨丛书)

I.半…

II.鲁…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5432号

弄墨丛书·半路出家 ©鲁光著

出版发行：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武昌黄鹤路75号

电 话：(027)86787105

邮政编码：430077

h t t p: //www.hbapress.com.cn

E-mail: hbapress@public.wh.hb.cn

印 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8.5印张

印 数：3000册

版 次：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7-5394-1089-2/I·49

定 价：20.00元

《弄墨丛书》序

编一套丛书，不甚难。难的是给丛书取名。我和编书的同仁思之再三，用了“弄墨”这个名儿。

“弄墨”二字，取之成语“舞文弄墨”。这个成语似无褒意，在《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用过。他过江联吴抗曹舌战群儒时，曾训斥一位问他“治何经典”的严姓儒生，先摆出伊尹、子牙、张良等匡扶宇宙之才，然后言道：“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在孔明看来，“舞文弄墨”与“寻章摘句”并立，乃腐儒之为，是不能兴邦立事的。

过去“舞文弄墨”仅被扣上“腐儒”的帽子，后来就有所发展了。特别是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舞文弄墨”便成为灾难的同义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舞文弄墨”者大多没有好下场；少数人例



外,但最终也可说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至少,舞弄了一辈子,最后均成泡沫,连自己也不愿想曾留下什么“文”、什么“墨”了。

这话题可以写许多文章,不多说。我也并非想给“舞文弄墨”正名,只想说“舞文弄墨”是件好事,不是坏事,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文”和“墨”与文化有关联,尤其是“墨”,属“文房四宝”之一,可以说没有黑亮的墨,就没有中国文化。据考古专家曰:中国人对墨的使用,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了,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众多陶器彩绘中,对墨已经有所使用。

因此,我们编了这套《弄墨丛书》。

若干年后,人们怎样来看待我们这批“弄墨”者呢?很难想象的。因为现在便有人弃笔墨而使用电脑了。然而,用中国笔墨留下的书法和绘画今天依然存在,并润泽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编辑这套丛书,并无“匡扶宇宙”的宏愿,只是留下一批“弄墨”者的思想和劳作痕迹,如此而已。

希望读者从眼底的诗文书画中能嗅到中国独有的墨香,并企盼这股墨香能飘延到未来的世纪。

编者

于庚辰早春二月

半 路 出 家

鲁 光

我当记者，纯属偶然；我做作家，仍是机遇；而我钟情于水墨丹青，却完全是一种缘分。

（ 半 路 出 家 ） 序

1996年10月，吾友刘勃舒为我在中国画研究院办个人画展。虽然中国画研究院位于北三环，远离市区，但开幕那天却来了三四百人。来者皆为吾此生所结交之好友，文友、画友，还有体育界的熟人同事。我的蒙古族老友官布兄风趣地说：“我接到柬，气就不打一处来。好大的胆呀，居然敢在首都办画展，而且事先一点风都不透，想一鸣惊人呀！看了画展，更来气了，画得这么好……”评论家马克说我画画是“起步晚起点高”。勃舒兄也惊叹：“鲁光在画界一下子冒出来了。”连美术界元老华君武先生也给我鼓励，他说：“跟你的老师崔子范拉开距离了，有自己的个性，不容易啊！”

一个爬格子者，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画人了呢？其中的原由，得听我慢慢道来。

在我的学画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者，一位是李苦禅大师，一位是我的老师崔子范先生，还有我在美术界的二三十位同道好友。当然，最终得靠自己的悟性和勤奋，靠自己在茫茫天地中去探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影响是多角度的，既有艺术技巧和风格方面的，又有为人处世方面的。而且，往往是人品比画品的影响更大更深远。



目 录

《弄墨丛书》序·····	1
半路出家 鲁光·····	3

第一章 “上帝”李苦禅

一 一条硬汉子	
——访问笔记之一(1979年12月4日)·····	2
二 看苦老画鹰	
——访问笔记之二(1980年10月29日)·····	8
三 苦禅拜师	
——访问笔记之三(1981年4月8日)·····	13
四 白石墨宝	
——访问笔记之四(1981年4月10日)·····	15
五 兰为王者香	
——访问笔记之五(1982年3月9日)·····	18
六 齐白石一生点滴	
——苦禅在文革中写的一份交待·····	20
七 画友弟子忆苦禅·····	24

八 只因苦禅先生一句话	35
-------------	----

第二章 吾师子范先生

一 丹青胜似乌纱情	41
二 “我脸皮厚，不怕骂”	51
三 花鸟情缘	54
四 课徒初记	59
五 真大写意	68
六 “我要检查学生的作业”	73
七 课徒续记	76

第三章 我的艺术圈

一 作客师牛堂	82
二 走近华君武同志	85
三 与王朝闻的两面缘	97
四 “三不子老人”卢光照	100
五 寄情小屋	103
六 长安画派一大家	106
七 宗其香先生印象	110
八 真实的思聪	118
九 山野禅人王乃壮	126
十 画虎者说	133
十一 红色汉子高莽	135
十二 勃舒大写意	142
十三 听范曾侃画	150
十四 徐希此岸彼岸行	153
十五 张广与他的牛和马	159
十六 美在立辰	165
十七 王子武客居深圳	168

十八	石鲁传人李世南	175
十九	意笔人物一大家	182
二十	李延声的正气歌	186
二十一	画友何韵兰	190
二十二	官布的画	198
二十三	邓林其人其画	199
二十四	“法大师”轶事	205
二十五	永不安分者	209
二十六	艺术——钟爱的情人	212
二十七	画坛苦行汉	215
二十八	禽鸟大痴李燕生	222
二十九	黄山之子	224
三十	流淌的南溪	228
三十一	南人北问一画生	233
三十二	向往杰出的画家	237

第四章 寻找自己的艺术世界

一	从小鸡画起	242
二	钟情于牛	244
三	追寻“第二自然”	248
四	我的绘画日记	253
五	故里——我的生活点	256

第一章 “上帝”李苦禅

60年代初，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空闲时常逛荣宝斋、和平画店，欣赏国画大师们的作品。在王府井的和平画店常展卖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的作品。齐白石的画，六七十元一幅，李可染、李苦禅的画二三十元一幅。苦禅的画，厚重、拙朴、大气磅礴，我是很喜欢的。他的名字，总使我联想到深山中的古寺庙。我以为他一定当过“和尚”。后来，结识苦禅先生后，才知道“苦禅”是他的一位同窗好友林一庐为他起的。“禅”乃“禅宗画”。苦禅，即是一个苦画画的意思。苦禅先生说起此名时，曾对我说：“我这一生坎坷困苦，有人劝我改掉这个名字。但我一直不改，我就是一个苦画画的，名之固当。”60年代，我这个大学生，每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元，根本挤不出二三十元来

“上帝”李苦禅



购买苦禅先生的画作。每次走进和平画店，只是为了饱饱眼福而已。

这种“眼福”饱了20来年。到了1979年冬天，中国恢复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席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时，我有幸与苦禅先生同桌，而且是邻座。那晚，他带来一张大幅的雄鹰图，当场献给了中国奥委会。其时，一家出版社约我写李苦禅。我将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他很爽朗地说：“欢迎到我家去坐坐！”

真没想到我所崇敬的大师，竟是这么随和的一位老人。

从70年代末的这个冬天起，直至苦禅先生1983年6月11日凌晨1时不幸仙逝，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我常去他家走访，成了李家的“常客”。

在我的印象里，李苦禅是一位真正的大艺术家，为人罕见的坦诚，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画坛传闻，健身之道，无所不聊。每次听他的“神聊”，都是一种开心的享受，得益匪浅。他的画品与人品的魅力，我简直很难形容。

— 一条硬汉子

——访问笔记之一（1979年12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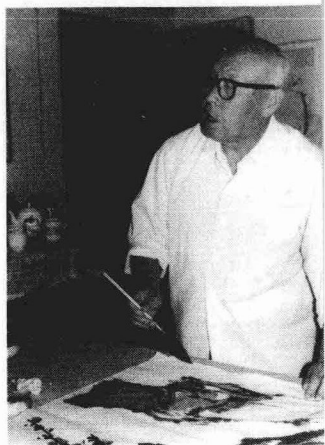
下午2时骑车去三里河李宅。门上有一告示：“上午有事。中午12点至3点休息。下午会客。”我看表，离3点还有10分钟。我又下楼，在

院子里转悠了一阵，准3点举手敲门。

门打开了。想不到开门的竟是苦禅本人。这年，他已经81岁高龄，在这深秋时节，他只穿一件深咖啡色的毛衣。中等个儿，壮实健朗，气色极好，头顶已经谢了，但四周依然覆盖着苍苍银发。粗眉，架一副宽宽的黑边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不算大却透射着热情、坦诚、豪爽和颇富幽默感的眼睛。他从不打听客人的身份。据说，有一回一位副总理去看望他，家人一再提醒他来者是副总理，可他却称“副局长请坐！”弄得满屋的人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他弄不清副总理、部长、局长究竟谁的官衔大。对我的来访也一样，一边说：“同志请屋里坐！”一边把我领进他的画室。

画室也就10多平方米，方形。一张画案已占去一小半。靠门口的墙边放了两个书柜，里面装满了各种画册和图书。柜顶放着唐三彩的马和老鹰的标本。窗台上有一盆法国君子兰，宽叶，多骨朵，花为喇叭形，嫣红色，为画室平添了不少生气。空墙上，挂了几幅画，一幅是齐白石送他的《荷花蝌蚪图》。还有一幅《松鹰图》和一幅《育鸡图》，是苦禅自己的手笔。最引人注目的是陈放在屋子一角的几件把子：象鼻刀、银口刀、黑枪……

苦禅见我一个劲地打量那几件与这间画室不太协调的“把子”，便笑着解释道：“我自幼习武，这些家什都是我从前练武用的。我还有一根三节棍、一把双刀……可惜在文革中不翼而飞



苦禅边作画边聊天

“上帝”李苦禅



了。”

“现在还练吗？我随意问道。

“不练这些了。”说着，苦禅操起一根一米来长的竹棍，走到画室中间一块狭小的空档，乘兴舞弄起来。

我真担心竹棍会碰到书柜和画案，但他舞得很轻巧娴熟。舞毕，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说：“人们都说人老了，个子会萎缩。我前几天量了量身高，跟年轻时一样呢！”他抬头望了望齐白石晚年送给他的那幅画，感慨万千地说：“写意画，炉火纯青在老年。徐悲鸿讲，如果齐白石只活到60岁，那么他的画就会淹没无闻。他活到90多岁还长牙。活了97岁，才去世，他才画出了那么多的精品。”

谷牧曾说过：“吴作人像文人出身，李苦禅像江湖闯荡出来的。”

其实苦禅先生是真正的文人出身，1919年来北京，先在“勤工俭学会”半工半读，后入北京大学和国立艺专攻读文学和绘画。但他自幼好武，一生习武不止。他的强健体魄正是靠练功而来，而且他的深厚功底不知多少次在人生磨难中挽救了他。

在日本占领统治北平时，他不干伪事，常住在前门老爷庙里，翻斤斗练武功，闭门作画卖画。他家的客人中，有不少与八路军有联系。有个别人被日本人抓住之后，咬出了李苦禅。有一天，他的学生魏隐儒跟苦禅学画，天太晚了，城门已

关闭，就与老师一道住在柳树井的一间小屋里。半夜里，日伪警察把小屋包围了起来。有的从屋顶翻下来，有的从大门冲进来。带头的是“高丽棒子”。起先，上来一个，李苦禅就拳打脚踢一个，但上来的人一多，他使不开了，被日本鬼子抓住，铐上手铐。李苦禅说：“我想把手铐弄断，可一使劲，却铐得更紧了，手上都流血了。”

李苦禅回忆道：“我被关在红楼地下室，严刑拷打一个多月，碗口粗的柳树杆，断成三截。昏死过去，又醒过来，什么苦头都吃了。我想，一定有‘神助’。打我时，我嘴里默念文天祥的《正气歌》。他们没有找到证据，我又死硬，也许还因为我是一个名人，他们就打算放了我。最后一次过堂时，一位中国翻译悄声对我讲，过堂时你硬顶一下就放你了。他被我的气节感动，给我通风报信。提审我的是一个日本军官，名字叫上村，是一个中国通。他说：‘军曹们没有文化，让你受委屈了。今天随便说出一个当八路的人来就放了你。’我破口大骂：‘军曹们没有文化，是混蛋。你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你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老百姓，你更混蛋。你问我谁是八路？你们再杀下去，全中国人都是八路了！……’骂完了，他们真的把我释放了。”

李苦禅还真是有几分豪侠之气。在杭州教书时，常在西湖边观赏鹭鸶和荷花。有人慌慌张张往他这里跑，他急忙问：“怎么啦？”人们告诉他，那边有个野和尚拦路要买路钱。李苦禅随



苦禅作画

“上帝”李苦禅

即过去收拾那个野和尚。只见一个野和尚袒胸露肚在敲木鱼，身边摆着两块大石头，见有人路过，举起石头，大声喊道：“留下买路钱！”李苦禅走过去，先伸手：“留下买路钱！”野和尚出手了，李苦禅三下五除二，将他制服。李苦禅将野和尚教训了一通，便扬长而去。野和尚追了上来，要拜他为师。此后，这个野和尚不再作恶，还与苦禅常有交往。

还有一回，他在北平的马路上碰到伪警察欺侮一位拉黄包车的车夫。李苦禅自己也曾经租车拉过，白天上学，晚上拉车，也受过气。他同情那位车夫，上去教训了那个伪警察，在大街上打了起来，结果寡不敌众，被抓去坐了牢。其时，齐白石拒绝为日伪作画，但为了救出这位得意弟子，不得不破例用画将他赎了出来。

苦禅先生说，他70多岁时，被当做牛鬼蛇神赶到房山干活。他背着一大捆玉米杆下山，踩到了块活动的石头上，跌到一二丈深的山沟里。苦禅说：“我一个‘抑背’，将玉米杆翻到身下，没伤着。”

他还讲：“有一回，踩到一个柿子皮，怕往后倒下，一收身，往前倒，一条宽牛皮带都断了。”

在他的武功故事中，最得意的一个故事，是他50多岁时发生的。地点是大雅宝胡同。一天，他回宿舍路过胡同口，只见一个吴桥卖艺的在耍刀，他驻足观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耍得不怎么地道……”卖艺人听见了，不服气地冲苦禅



嚷道：“看客，你来耍一个给大伙看看。”李苦禅说了声“稍候”就快步回宿舍取来双刀。这双刀很锋利，装在一个鲨鱼皮的口袋里。苦禅双手舞刀，舞到兴头上，还将刀抛向空中，然后又稳稳接住。看客们为他叫好，扔来不少钱。吴桥卖艺人一一拾了起来，双手捧送给李苦禅。李苦禅说：“我是美院的教授，给你帮个场而已。”说罢，将双刀插进鲨鱼皮袋，扬长而去。

他还讲述了此生最令他憋气的事。文革时，1966年“八一八”那天，烈日似火，造反派让他和几位教授跪在熊熊燃烧的大火旁。大火正烧着清代的木雕和美术书刊。造反派还把维纳斯像砸烂，把碎片放到教授们的头上。这是对艺术的凌辱！他忍无可忍，内心充满愤怒。造反派还将他关起来，拳打脚踢，打得浑身伤痕。忆及此事，苦禅先生说：“凭我那时的功夫，拼他几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想到孩子和老婆，拼死的勇气就没有了。”

当我问及他给毛泽东写信之事时，他说：“日本投降后，徐悲鸿问我：‘干什么呢？’我说：‘住庙呢！’徐悲鸿说：‘教书吧，教花鸟。’他给我送来聘书。那时工资低，我又爱喝二两酒。一天酒后我用草书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开头写道：‘我的事找蒋介石解决不了，只好找你来了……’写毕，扔到信筒里，毛主席还真收到了。他太忙，派秘书田家英来看望我。毛主席讲，国家困难，过几年就好了。先由学校照顾。学样给我增加200斤小米。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给徐悲鸿写信才解决的。”